



新少年常备文学图书



大 师 译 丛 系 列

坏孩子和别的奇闻

[俄] A.P. 契诃夫 著



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



大 师 译 丛 系 列

坏孩子和别的奇闻

[俄] A. P. 契诃夫 著



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坏孩子和别的奇闻/(俄)契诃夫著;鲁迅译.

北京: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,2009.8

(大师译丛系列.鲁迅译文集)

ISBN 978-7-304-04665-1

I 坏… II.①契…②鲁… III.童话—作品集—俄国—近代 IV.I512.8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41657 号

坏孩子和别的奇闻

(俄) A.P.契诃夫 著

出版·发行: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

电 话:选题策划中心 010-68183482

发行部 010-58840200 总编室 010-68182524

网 址:<http://www.crtvup.com.cn>

地 址: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45 号 邮编:100039

经 销:新华书店

策划编辑:张柏凡

封面设计:谈 骁

责任编辑:马浩楠 杨宏志

版式设计:谈 骁

责任印制:赵联生

印 刷:北京云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数:1~10100 册

版 本: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889×1194 1/32 印张:5 字数:24 千字

书 号:ISBN 978-7-304-04665-1

定 价:15.00 元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本社负责退换)

前 记

司基塔列慈(Skitalez)的《契诃夫纪念》里，记着他的谈话——

“必须要多写！你起始唱的是夜莺歌，如果写了一本书，就停止住，岂非成了乌鸦叫！就依我自己说：如果我写了头几篇短篇小说就搁笔，人家绝不把我当做作家！契红德！一本小笑话集！人家以为我的才学全在这里面。严肃的作家必说我是另一路人，因为我只会笑。如今的时代怎么可以笑呢？”（耿济之译，《译文》二卷五期。）

这是一九〇四年一月间的事，到七月初，他死了。他在临死这一年，自说的不满于自己的作品，指为“小笑话”的时代，是一八八〇年，他二十岁的时候起，直至一八八七年的七年间。在这之间，他不但用“契红德”（Antosha Chekhon-te）的笔名，还用种种另外的笔名，在各种刊物上，发表了四百多篇的短篇小说，小品，速写，杂文，法院通信之类。一八八六年，才在彼得堡的大报《新时代》上投稿；有些批评家和传记家以为这时候，契诃夫才开始认真的创作，作品渐有特色，增多人生的要素，观察也愈加深邃起来。这和契诃夫自述的话，是相合的。

这里的八个短篇，出于德文译本，却正是全属于“契诃夫”时代之作，大约译者的本意，是并不在严肃的介绍契诃夫的作品，却在辅助玛修丁(V.N.Massiutin)的木刻插画的。玛修丁原是木刻的名家，十月革命后，还在本国为勃洛克(A.Block)刻《十二个》的插画，后来大约终于跑到德国去了，这一本书是他在外国的谋生之术。我的翻译，也以介绍木刻的意思为多，并不注重于小说。

这些短篇，虽作者自以为“小笑话”，但和中国普通之所谓“趣闻”，却又截然两样的。它不是简单的只招人笑。一读自然往往会笑，不过笑后总还剩下些什么，——就是问题。生瘤的化装，蹩脚的跳舞，~~那模样不免使人发笑~~，而笑时也知道：这可笑是因为他有病。~~这病能医不能医~~。这八篇里面，我以为没有一篇是可以一笑就了的。但作者自己却将这些指为“小笑话”，我想，这也许是因为他谦虚，或者后来更加深广，更加严肃了。

译者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四日

目 录

坏孩子	1
难解的性格	6
假病人	9
薄记课副手日记抄	15
那是她	18
波斯勋章	25
暴躁人	32
阴 谋	48
译者后记	55
注 释	60

坏孩子

伊凡·伊凡诺维支·拉普庚是一个风采可观的青年，安娜·绥米诺夫娜·山勃列支凯耶是一个尖鼻子的少女，走下峻急的河岸来，坐在长椅上面了。长椅摆在水边，在茂密的新柳丛子里。这是一个好地方。如果坐在那里罢，就躲开了全世界，看见的只有鱼儿和在水面上飞跑的水蜘蛛了。这青年们是用钓竿，网兜，蚯蚓罐子以及别的捕鱼家伙武装起来了的。他们一坐下，立刻来钓鱼。

“我很高兴，我们到底只有两个人了，”拉普庚开口说，望着四近。“我有许多话要和您讲呢，安娜·绥米诺夫娜……很多……当我第一次看见您的时候……鱼在吃您的了……我才明



白自己是什么活着的，我才明白应当供献我诚实的勤劳生活的神象是在那里了……好一条大鱼……在吃哩……我一看见您，这才识得了爱，我爱得您要命！且不要拉起来……等它再吃一点……请您告诉我，我的宝贝，我对您起誓：我希望能是彼此之爱——不的，不是彼此之爱，我不配，我想也不敢想，——倒是……您拉呀！”

安娜·绥米诺夫娜把那拿着钓竿的手，赶紧一扬，叫起来了。空中闪着一一条银绿色的小鱼。

“我的天，一条鲈鱼！阿呀，阿呀……快点！脱出了！”

鲈鱼脱出了钓钩，在草上向着它故乡的元素那里一跳……扑通——已经在水里了！

追去捉鱼的拉普庚，却替代了鱼，错捉了安娜·绥米诺夫娜的手，又错放在他的嘴唇上……她想缩回那手去，然而已经来不及了：他们的嘴唇又不知怎么一来，接了一个吻。这全是自然而然的。接吻又接连的来了第二个，于是立誓，盟心……幸福的一瞬息！在这人世间，绝对的幸福是没有的。幸福大抵



在本身里就有毒，或者给外来的什么来毒一下。这一回也是如此。当这两个青年人正在接吻的时候，突然起了笑声。他们向水里一望，僵了：河里站着一个水齐着腰的赤条条的孩子。这是中学生珂略，安娜·绥米诺夫娜的弟弟。他站在水里面，望着他们俩，阴险地微笑着。

“噯哈……你们亲嘴。”他说。“好！我告诉妈妈去。”

“我希望您要做正人君子……”拉普庚红着脸，吃吃地说。“偷看是下流的，告发可是卑劣，讨厌，胡闹的……我看您是高尚的正人君子……”

“您给我一个卢布，我就不说了！”那正人君子回答道。“要是，不，我去说出来。”

拉普庚从袋子里掏出一个卢布来，给了珂略。他把卢布捏在稀湿的拳头里，吹一声口哨，浮开去了。但年青的他们俩，从此也不再接吻了。

后来拉普庚又从街上给珂略带了一副颜料和一个皮球来，他的姊姊也献出了她所有的丸药的空盒。而且还得送他雕着狗头的硬袖的扣子。这是很讨坏孩子喜欢的，因为想讹得更多，他就开始监视了。只要拉普庚和安娜·绥米诺夫娜到什么地方去，他总是到处跟踪着他们。他没有一刻放他们只有他们俩。

“流氓，”拉普庚咬着牙齿，说。“这么小，已是一个大流氓！他将来还会怎样呢？”

整一个七月，珂略不给这可怜的情人们得到一点安静。他用告发来恐吓，监视，并且索诈东西；他永是不满意，终于说

出要表的话来了。于是只好约给他一个表。

有一回，正在用午餐，刚刚是吃蛋片的时候，他忽然笑了起来，用一只眼睛使着眼色，问拉普庚道：“我说罢？怎么样？”

拉普庚满脸通红，错作蛋片，咬了饭巾了。安娜·绥米诺夫娜跳起来，跑进隔壁的屋子去。

年青的他们俩停在这样的境遇上，一直到八月底，就是拉普庚终于向安娜·绥米诺夫娜求婚了的日子。这是怎样的一个幸福的日子呵！他向新娘子的父母说明了一切，得到许可之后，拉普庚就立刻跑到园里去寻珂略。他一寻到他，就高兴得流下眼泪来，一面拉住了这坏孩子的耳朵。也在找寻珂略的安娜·绥米诺夫娜，恰恰也跑到了，便拉住了他的那一只耳朵。大家必须看着的，是两个爱人的脸上，显出怎样的狂喜来，当珂略哭着讨饶的时候：

“我的乖乖，我的好人，我再也不敢了！阿唷，阿唷，饶我！”

两个人后来说，他们俩秘密地相爱了这么久，能像在扯住



这坏孩子的耳朵的一瞬息中，所感到的那样的幸福，那样的透不过气来的大欢喜，是从来没有的。

一八八三年作

难解的性格

头等车的一个房间里。

绷着紫红色天鹅绒的长椅上，靠着一位漂亮的年青的太太。

值钱的缀有须头的扇子，在她痉挛地捏紧了的手里格格地响，眼镜时时从她那美丽的鼻子上滑下来；胸前的别针，忽高忽低，好象一只小船的在波浪里。她很兴奋……她对面坐着一位省长的特委官，是年青的新作家，在省署时报上发表他描写上流社会的短篇小说的……他显着专门家似的脸相，目不转睛地在看她。他在观察，他在研究，他在揣测这出轨的，难解的性格，他已经几乎有了把握……她的精神，她的一切心理，他完全明白了。



“阿，我懂得您的！”那特委官在她手镯近旁的手上接着吻，说。“您那敏感的，灵敏的精神，在寻一条走出迷宫的去路呀……一定是的！这是一场厉害的，吓人的斗争，但是……您不要怕！您要胜利的！那一定！”

“请您写出我来罢，渥勒兑玛尔！”那位太太悲哀地微笑着说道。“我的生活是很充实，很有变化，很多色彩的……但那要点，是在我的不幸！我是一个陀斯妥也夫斯基式的殉难者……请您给世界看看我的心，渥勒兑玛尔，请您给他们看看这可怜的心！您是心理学家。我们坐在这房间里谈不到一点钟，可是您已经完全懂得我了！”

“您讲罢。我恳求您，请您讲出来罢！”

“您听罢。我是生在一家贫穷的仕宦之家的。我的父亲是一个好人，也聪明，但是……时代和环境的精神……vous comprenez(您明白的)，我并不想责备我那可怜的父亲。他喝酒，打牌……收贿赂……还有母亲……我有什么可说呢！那辛苦，那为了一片面包的挣扎，那自卑自贱的想头……唉唉，您不要逼我从新记它出来了。我只好亲自来开拓我自己的路……那吓人的学校教育，无聊小说的灌输，年青的过失，羞怯的初恋……还有和环境的战斗呢？是可怕的呀！还有疑惑呢？还有逐渐成长起来的对于人生和自己的不幸的苦痛呢？……唉唉！……您是作家，懂得我们女人的。您都知道……我的不幸，是天生的呀……我等候着幸福，这是怎样的幸福呢？我急于要成一个人！是的！要成为一个人，我觉得我的幸福就在这里面！”

“您可真的了不得！”作家在手腕近旁吻着她的手，低声说。“我并不是在吻您，您这出奇的人物，我是在吻人类的苦恼！您记得拉斯可里涅可夫^①么？他是这样地接吻的。”

“阿，渥勒兑玛尔！我极要荣誉……要名声，要光彩，恰如那些——我何必谦虚呢？——那些有着不很平常的性格的人们一样。我要不平常……简直不是女性的。于是……于是……在我的路上，我遇到了一个有钱的老将军……您知道罢，渥勒兑玛尔！这其实是自己牺牲，自己否定呀，您要知道！我再没有别的法子了。我接济了我的亲属，我也旅行，也做慈善事业……但是，这将军的拥抱，在我觉得怎样的难堪和卑污呵，虽然别一面，他在战争上曾经显过很大的勇敢，也只好任他去。有时候……那是可怕的时候呀！然而安慰我的是这一种思想，这老头子不是今天，就是明天便会死掉的，那么，我就可以照我的愿望过活了，将自己给了相爱的人，并且得到幸福……我可是有着这么的一个人的，渥勒兑玛尔！上帝知道，我有着这么一个的！”

那位太太使劲的挥扇，她脸上显出一种要哭的表情。



“现在是这老头子死掉了……他留给我一点财产，我象鸟儿一样的自由。现在我可以幸福了……不是么，渥勒兑玛尔？幸福在敲我的窗门了。我只要放它进来就是，然而……不成的！渥勒兑玛尔，您听哪，我对您起誓！现在我可以把自己给那爱人，做他的朋友，他的帮手，他的理想的承受者，得到幸福……安静下来了……然而这世界上的一切，却多么大概是讨厌，而且庸俗的呵！什么都这样的卑劣，渥勒兑玛尔！我不幸呵，不幸呵，不幸呵！我的路上，现出障碍来了！我又觉得我的幸福远去了，唉，远得很！唉唉，这苦楚，如果您一知道，怎样的苦楚呵！”

“但这是什么呢？怎样的一种障碍呢？我恳求您，告诉我罢！那是什么呀？”

“别一个有钱的老人……”

破扇子遮掩了漂亮的脸。作家把他那深思的头支在手上，叹了一口气，显出专门家和心理学家的脸相，思索了起来。车头叫着汽笛，喷着蒸气，窗幔在落照里映得通红。

一八八三年作

假病人

将军夫人玛尔法·彼得罗夫娜·贝纲基娜，或者如农人们的叫法，所谓贝纲金家的，十年以来，行着类似疗法^②的医道，

五月里的一个星期二，她在自己的屋子里诊察着病人。她面前的桌子上，摆着一个类似疗法的药箱，一本类似疗法的便览，还有一个类似疗法药的算盘。挂在壁上的是嵌在金边镜框里的一封信，那是一位彼得堡的同类疗法家，据玛尔法·彼得罗夫娜说，很有名，而且简直是伟大的人物手笔；还有一幅神甫亚理斯泰尔夫的象，那是将军夫人的恩人，否定了有害的对症疗法，教给她认识了真理的。客厅里等候着病人们，大半是农人。他们除两三个人之外，都赤着脚，这是因为将军夫人吩咐过，他们该在外面脱掉那恶臭的长靴。

玛尔法·彼得罗夫娜已经看过十个病人了，于是就叫十一号：“格夫里拉·克鲁慈提！”

门开了，走进来的却不是格夫里拉·克鲁慈提，倒是将军



夫人的邻居，败落了的地主萨木弗利辛，一个小身材的老头子，昏眼睛，红边帽^③。他在屋角上放下手杖，就走到将军夫人的身边，一声不响地跪下去了。



“您怎么了呀！您怎么了呀，库士玛·库士密支！”将军夫人满脸通红，发了抖。“罪过的！”

“只要我活着，我是不站起来的！”萨木弗利辛在她手上吻了一下，说。“请全国国民看看我在对您下跪，您这保佑我的菩萨，您这人类的大恩人！不打紧的，这慈仁的精灵，给我性命，指我正路，还将我多疑的坏聪明照破了，岂但下跪，我连火里面还肯跳进去呢，您这我们的神奇国手，鳏寡孤独的母亲！我全好了呀！我复活了呀，活神仙！”

“我……我很高兴……！”将军夫人快活到脸红，吞吞吐吐的说。“那是很愉快的，听到了这样的事情……请您坐下罢！上星期二，您却是病得很重的！”

“是呀，重得很！只要一想到，我就怕！”萨木弗利辛一面